

華雨在人間

釋見翰等

印公老人圓寂之後……

釋見翰

自從進入佛門以來，屈指已有二十幾年的歲月。印公老人，對我來說是一位既熟悉又陌生的高僧大德。

直到6月4日教界傳來令人驚訝的消息——印公圓寂了。於是我開始思索：老人八十多載的出家生活，著作等身，對我有何影響？印公的妙雲集，我讀了多少？學習了什麼？

搜尋腦中的記憶，發現自己從印公著作，所吸取之養分，是僧格教育多於佛法義理的學習。在《教制教典與教學》一書中，印公說了個故事：「民國35年，我與二位同學，在重慶搭車，從西北公路回來。到了西安，去禮拜鳩摩羅什的塔院，在那裡過了一夜。傍晚，一位終南山的茅蓬和尚，也來趕齋過夜。晚飯時，當家的忙著拿饅饅，拿菜，茅蓬和尚也幫著跑。一位同學說：『你坐下罷！你也是客呀！』茅蓬和尚笑著說：『出家人到寺院裡，是沒有客人的。』事後，我笑著對同學們說：『我們學了佛法多少年，這一著還被茅蓬和尚搶了先。這一件事，最深刻的記憶在我的心裡。』」

我細細地品味：「出家人到寺院裡，是沒有客人的。」這一句話。初次到新的環境，如何能夠身心自在？我想基礎的無非是佛法的薰修，從體驗法、信仰法，才能讓自己懂得進退應對，尤其是佛

門中事。

印公在文中如是開導：「一、為佛教做事，需要於佛法有修學，於佛法有熱心與真誠的人。佛教中無數的事，正等待學習佛法的人去做。二、做事，就是從事於佛法的實踐——對人，對自己的身心，做到更與佛法相應，這才是真正的佛學！佛法、佛學，決不等於書本上的名相，而要從自己的觀念、自己的見解、自己的行為中去表現出來。」對於執事與佛法修學，應以聞思修慧，作為生活行為的依循，這是我初次對妙雲集的感動。

然而印公的圓寂，對我來說，更好奇的是老人活過一世紀，歷經尋師訪道、出家、戰亂、著作、遷徙、住持、人事風雨、建寺、教學、度眾、海內外弘法、閉關，還包括代表開會，印公如何能罔顧體弱病多之身，以101歲住世人間，遊心法海？閱讀了《印順導師著作總目·序》後，有了新的發現與觸動，讓我更清楚印公寫作的動力。

在《印度之佛教》序文中，曾提到印公撰著《印度之佛教》的因緣，其中有一位關鍵人物叫張力群。當時太虛大師正與海南島的佛教國家，探討辯論「印度因佛教信仰與否，而影響了印度的興衰。」張力群於此引生興趣，對印公提出「佛教在印度消失之種種疑惑」，當時印公僅暫以「容考之」回答。但自此以後，印公更確立自己的治學方向，即為理解佛法的實義與方便，而來探究印度佛教及其演變。

本書序言所提也只是個因緣，但在晚年，印公卻道出了：「張力群不是別人，就是他自己。」聽到這個自白時，除了覺得印公幽默有趣的一面，心中也生起微微的激盪。寫這篇序言時，印公才38歲，對於中國佛教的問題，有他的關懷。而他所關懷的議題，透過內心不斷自我反思，與「張力群」不斷地對話後，確定了一生努力的方向：

期許自己於此動亂的世間，能更確切地掌握佛法的真髓與方向，因而致力於以筆傳遞佛法，傳遞對世間的關懷。看看自己已邁入四十有幾，然而內心時時關心、對話的是什麼？對於自己、他人、佛法有幾分的真切？頓時覺得自己馬齒徒增，而感到慚愧。

在《唯識學探源》序文中，我也讀到了印公對寫作方向的清楚與堅持。文中有段話：「當時就想另寫一部唯識思想史。不過，病多、事大，總是拖延又拖延，一直沒有落筆。二十八年冬天，我在縉雲山。月耀法師鼓勵我，願與我合作，代為筆記；這才向法尊法師商量稿紙，開始我的工作。誰知道寫不到四分之一，他為了環境所迫，不能不暫時去照料油鹽柴米；我也鼓起從來未有的勇氣，到貴陽去，寫作暫時停頓。一切是無常的！特別是亂離之世；動亂是世間的實相，這算得什麼？夏天，我自己繼續寫下去，把唯識學的先驅思想寫完。」「動亂是世間的實相，這算得什麼？」我才恍然知道，印公能一部一部著作寫下去的動力，無非是他已了然世間的真相，而由於這樣的了然，生起了極大的心力與願力。

《佛遺教經》中，佛陀曾教誨：「汝等比丘！常當一心，勤求出道。一切世間動不動法，皆是敗壞不安之相。」印公所知見的佛法，是如此積極地運用在他的觀念，及生活目標，真是令人有無限的崇敬與感佩。

一日清晨醒來，印公的法語「古今事本同，安用心於悒！」如一當頭棒喝，身心謝落無數的塵埃。欣樂自己再次的啟航，不求風調雨順，只願修學方向正確，無愧於此生。

由衷感念印公的廣大功德。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！